

47

岁的中学生笔记

Notes from the World's Oldest Freshman

〔美〕克利夫·希梅尔斯著 曹苇舫译



47

岁的中学生笔记

Notes from the World's Oldest Freshman

[美]克利夫·希梅尔斯著 曹苇舫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47岁的中学生笔记/(美)克利夫·希梅尔斯著;曹苇
舫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0

ISBN 7-5347-2663-8

I. 47… II. ①克… ②曹… III. 中等教育 - 概况
- 美国 IV. G63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752 号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16-2001-062

责任编辑 斯晖

责任校对 王霍张

书籍设计 张帆

出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07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序

此书包含着克利夫·希梅尔斯博士作为一名高中新生在中学度过一个学期的全部记录。他的目的是想弄清楚，作为一位47岁的教育学教授，他的思想和教学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很快发现，在中学课堂里，他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他渴望与任何想知道这一切——关于中学生活的全部真理——的人共享他的“克利夫笔记”。克利夫·希梅尔斯博士曾做过教师、辅导员、校长、牧师、报纸编辑、教授，他与他的妻子玛丽有三个孩子，他也能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理解学校的制度。当你想帮助你的孩子在学校茁壮成长时，希梅尔斯博士看待人的丰富经验和富于洞察力的方法，将使你理所当然地把此书作为一个极好的向导。

47岁，人生收获的季节；47岁，闪射思想光芒的峰巅。在经历了14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在师范院校讲授了多年的中等教学法和教育哲学后，他在思考：

- 中学生在想些什么？
- 中学生想学到什么？
- 中学生对什么最感兴趣？
- 什么样的老师最受学生欢迎？

47

目 录

岁 的 中 学 生 笔 记

开篇:我为什么要再次成为一名中学生?	1
8月14日 我是怎样成为年龄最大的中学新生的?	2
8月18日 47岁的我在15岁少年心目中的形象	7
8月24日 注册及其他困惑	9
第一周 最初这似乎是个好主意	16
8月28日 第一天的痛苦	17
8月29日 重陷生活恐惧	27
8月30日 找到位置	33
8月31日 星期五感觉良好	38
第二周 我受的教育:体育课及其他	42
9月4日 不应受的记过,不寻常的友谊	43
9月5日 教室里的高潮与体育课的低落	48
9月6日 家庭作业、希望、困难	53
9月7日 球赛气氛并不罩着每个人	

	57
第三周 与老师和同学分享经验体会		
	62
9月10日 为什么罗杰不会朗读?	63
9月11日 服饰与欣赏	67	
9月12日 等级的影响	70	
9月13日 友谊、合作、竞争	74	
9月14日 妒忌、纪律及年龄问题	79
第四周 学习过程:数量与质量		
	82
9月17日 聪明的实验搭档	83	
9月18日 不公平的测验	86	
9月19日 是谁的失败?	89	
9月20日 师生关系	93	
9月21日 学业 + 工作 + 约会 + 其他 = 压力	97	
第五周 学生:过去,现在和未来		
	99
9月24日 病中所思	100	
9月25日 对学校生活的错误看法	102
9月26日 失去的日子无法弥补	105
9月27日 成功的喜悦	109	
9月28日 人格与个性	112	

第六周 学会遵循规则	116
10月1日 风格也需要有一定的规范	117
10月2日 认同与排斥	120
10月3日 分数≠学识	122
10月4日 培养自信	126
10月5日 政治、道德和学生的反应	130
第七周 倒计时	133
10月8日 沉默不是金	134
10月9日 发现的乐趣	137
10月10日 学一点也是好的	140
10月11日 课堂上的亵渎语言	143
10月12日 伤心别离时	147
结束篇：离校后的反思	153
10月22日 难以置信的学习速度	154
10月27日 中学生性格的多维性	156
10月29日 给当今学校教育打高分	158
译后记	161

开 篇

我为什么要 再次成为一名中学生?

一个 47 岁的教育学博士在经历了数年的探索与思考后，决定重新回到中学，当一名年龄最大的在册中学新生。但在付诸行动之前，博士胆怯了，犹豫了。在妻子玛丽“我还想从你的学习中寻找乐趣”的支持下，博士重新坚定了信念。

我是怎样成为年龄 最大的中学新生的？

8月14日

今天，1984年8月14日，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寄给伊利诺斯州，威顿市，克利夫·希梅尔斯的家长。我笑了，难道我以前的那个想法真的将变为现实？那是我为之着迷冲动的一个想法，现在不仅没有遭到非议，而且即将成为现实。

我将成为一名中学生了，是一名新生。我——47岁，从头发和腰部便可以看出我的年纪。我有名牌大学的学士学位，在教育学方面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4年来我一直以一名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我当过一年的校长，——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但至少我当过校长。

之后的十年里，我在威顿学院教授师范生的中等教学法和教育哲学。当学生们实习时，我便到实习的学校，指导他们的教学实习。

在学院的布朗查德大楼的第三层，我有间舒适的办公室。我可以在那儿休息片刻，高跷着腿思考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如：希腊人怎么会如此聪明？为什么古罗马的小孩在阅读方面学得如此好？“viable（能生存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偶尔，学生会打断我的沉思。但这些大学生严谨、有思想，而且有成年人的意识。他们叫我“希梅尔

斯博士”，且特别强调“博士”两字，似乎这样就表明我是有身份、有知识价值的人。

现在，我将抛开一切，重返中学当一名新生。这似乎是个很好的想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已想了许久，我曾在未来的教师们面前讲授：

“如果你在中学里这样教他们，学生将很乐意学。”

“中学生喜欢各种布告栏。”

“中学里的课堂需要秩序和纪律性。”

有时，我会在讲述时停顿一下，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凭感觉讲。我真的不清楚中学生想从老师那儿学到什么。我有过一些想法，我想到各班级了解我的建议是否可行，但即使这样，也只是在教室后面，从教师的眼神中了解情况。我不能确定学生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学生是否在用心学习。

意识到这些不足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花几星期，坐到教室里，重新当名学生，从而真正地了解中学生。我虽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并未十分认真。就如同每年1月2日那天，我发誓要节食减肥，以达到减轻50英镑的目的而始终未能实施一样。

然而一些政治家却迫使我去履行诺言。近几年来，在政府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公开了有关美国教育形势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认为，教师懒散，素质不高，学生在教室里追打，没有一个认真好学的。看过这些报告文件的专家于是建议加强管理——增加学时，增加学年，加强管理出勤制度，对必修课，如数学、科学、外语和英语提高要求。

但近几年我坐在教室后面通过教师的眼神观察到的一切，却与报告上所陈述的现象迥然不同。我看到的是努力工作的、有水平的教师，还有好学的学生。

虽然也有一些浪费时间、不认真教和学的师生，但大多数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上都是相当刻苦、相当尽力的。

当然，我不可能了解得很全面。总体上说，我所参观过的学校仅限于芝加哥城郊那些发展得比较好、比较富裕的地带的学校，那儿大多数学生家里有自己的杂志、书，而且，家长对其子女要求很严。

也许我看到的不是事情的真相，也许是这些人在我去参观时故意装给我看，而在其他时间便不再做任何事情。只有一种方法能使我相信，那便是到他们当中去一起生活几天，甚至几星期。

然而为什么要我去而不是其他人？为什么要今年去呢？这爆炸性新闻和许多教育性事件一样会在一两年内消失，待那时再去不是更好吗？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在大学橄榄球队当教练，还得上星期一晚上的教学方法课，还得在11月1日回校开哲学课呢。

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各种借口。事实上我不想走，我有些犹豫，甚至有些害怕。没有人知道我此时的心情，除了我的太太玛丽，她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在外面我保持着愉快的神情，因为上个月我便告诉了每个人，我说：“嗨，今年秋天我将去上学，我将再次成为一名中学生。”我以奇异的表情告诉他们，我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保持这种神态，期待着他们的提问。“真的，我将到西奥罗拉中学，听所有的课，像中学生一样举手发言，参加考试，尽我所能地去学。”

我就坐在后面，欣赏一些评语，如：“克利夫，你想获得成功是想疯了。”

“我不明白你这样做希望得到些什么。”

“你比我有勇气，有决心。”

“这听起来像笑话，希望我也能做到。”

“太好了，现在只是个开端，我们将继续深入。知道吗？到你这般年龄，我们不会如此认真。”

看到这些评论我确实感到欣慰，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不再只是感动，只是陶醉，而是付诸行动，确实成为一名中学新生。我将从我所熟悉的大学校园步入到知之甚少的另一世界里，这种想法着实吓住了我自己。

今晚，妻子玛丽一定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将话题转入到“一天之末”的谈论中。

“嗯，”她神采奕奕地说，“我将成为两位中学生的母亲。”她看着我这个老少年，嘴角露出了微笑。

“你认为自己能胜任这项工作吗？”我想笑，希望她说不能，这样我就有借口退却了。

“当然行！”她依然有说有笑，“这样能使你年轻。”

我有点内疚地说：“或许，为了对你公平些，我不应该去做中学生。”

“别傻了。”身为妻子又是母亲的她回答说，“对于这件事你已讲了多次。其实，我还想从你的学习中寻找乐趣呢。”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躺了两小时，想方设法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想法。

我无法完全确信自己做出的决定。当然，与青少年共处令我感到相当愉快。但我是教师，因而大部分时间我是以访问者的身份呆在学校里。同时我还是一名家长，我已与保拉和拉里一起度过我的第二次青春，女儿克丽斯在初中三年级读书，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我自以为自己是位开明的家长。

尽管有时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我还是能与自

己的孩子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互相谈论，都很喜欢对方。我还喜欢他们的伙伴，他们的交谈，他们的幽默，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希望自己隔着代沟在一旁欣赏他们的世界，而是设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年龄的差距使我意识到自己将不会遭到拒绝，也不再会有 14 岁时的喜悦，但我将走近他们，感受他们。这种想法使我吃惊。

两星期前，当全家聚集一堂时，我极力想从孩子那儿得到一些鼓励，我便征求他们的意见。保拉是位中学教师，他说：“上课时要做好笔记，我想看看你学到些什么。”

拉里在大学攻读哲学，他说：“你想干一些蠢事，对吗？”

克丽斯是初中生，她说：“别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的考试只是及格而已。”

我猜想如果我想成为教育专家，我不得不为自己付出代价。而我真的想成为这样的专家。我想知道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一所正规中学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证实我的疑惑和主张，我希望能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所做的事。

我想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提些建议给我的未来的教师们，还有那些管教育的政府官员。我相信这些来自实践的体验和建议会比那些来自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我渴望知道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感受。

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再次做一名中学生。所以，我将按照今天收到的信上的内容，于 8 月 24 日下午 1 点 30 分去注册。

以 47 岁胖而秃顶的真实面目走进中学生活，是教授在买到他那个尺码的牛仔裤后的抉择。这使他少了许多烦恼。

47 岁的我在 15 岁 少年心目中的形象

8月18日

今天我特别注意衣着问题，因为既然去当中学生，我想首先应当在外表上接近他们。我逛遍镇上的每一间服装店，想买条 42 尺码的牛仔裤，但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在我离开之后还听到窃笑声。

我只得自我安慰，庆幸地穿上宽松的裤子、运动衫。我在威顿大学时的学生约翰，给了我一件当时在校园里很流行的绿色外套，穿上它或许还合适。但我要与年轻人合群，当然不能仅仅靠服饰。

我会以自己的真面目——一个胖而秃顶的中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学里。即使我找到牛仔裤，穿上袋子上印有奇特动人的动物图案的衬衫，我也不想去迷惑任何人。

这事使我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局限性。确实，我能完成一些中学生活的学术经历，恐怕这就是我的全部目的了。我不会经历与女友约会的烦恼，或担心谁会与我交谈，或谁不愿与我交谈，我的身材提醒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既然我不再为自己的形象是否能被接受而担忧，我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学课堂上和中学生学习上，

这就是我想去中学的首要原因。用真正的研究人员的话来说，那就是“目标控制”。

“希梅尔斯教授，你能否告诉我你是如何把你的研究集中于你打算研究的问题范畴以内的呢？”

“好吧，经过深思熟虑后，我选择了一种相当有效的控制方式，因为我买不到我那个尺码的牛仔裤。”

感觉是全新的。然而,注册的困扰,环境的陌生,使这位中学新生陷入尴尬。“第一天要带些什么?在哪儿吃饭?要花多少钱?我能读懂指令性文字,但我没有参考资料,心里没底……如果有人拉我一把,帮我逐一地解决问题,我会感到更安全些。”

47岁的中学新生在第一天注册中的感受使他意识到:中学新生面对新的学习环境有太多的疑问,除了办理入学手续,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和引导。

注册及其他困惑

8月24日

今天我开车去学校注册,顺便逛一下这座小城。奥罗拉离芝加哥40英里,位于福克斯河边,是一个旧工业市镇,在短短几年里快速发展成为城市。

在这里,我看到了各种式样的社区:有着古色古香的19世纪的居民住宅和商业建筑;近期开垦的玉米地边上有城郊中产阶级的住宅;一些为拥入城市的低收入公民建造的高层公寓。我开着车,想像着每天出入于各式家庭的人们,想像着走进中学,成为学生集体中的一员。

在这纷繁的人群中,我这个中年人也许并不显眼,我希望自我感觉稍好一些,以便适应新的环境。

学校本身就像这个城市,是一个新老结合体,尽管整个建筑都由暗黄色砖块砌成,看不出年代,但从

建筑物散乱的延伸能够看出这是个慢慢发展起来的社区。

学校的建筑物一些是两层楼,一些只是单层,看上去经过精心安排。其他部分,其中有一些是农舍改建的,能给人一些回忆。我为自己能有机会选择在这个学校度过一个半月并能更多地了解它而感到高兴。

去年春天当我考虑去中学几个星期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时,我便想到必须去离家远些的学校,那样就不会有人认识我。我的目的是了解中学现状,切切实实地学点东西,我不看重名誉,也不能对自己有偏见。

记得那天,我的年轻同事苏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在制作一份符合我的规定标准的中学名单。她毕业于西奥罗拉中学,也是校长麦登先生的朋友,所以她向我推荐了这所学校。她知道校长的电话号码,我不必查询情况,就做出了决定。

要想约麦登校长见个面并不难,因为我还没告诉他我的一些想法。我只知道,不管是他还是其他学校的校长都从未同意过这样一项安排,让一位大学教授随意呆在学校里6星期,谁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

然而,当我与他见了面,看到他同我谈到西奥罗拉中学时露出的眼神,以及他说会尽力为我做他所能做的事时,我鼓足勇气说出了我的建议。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还是感到有些惊讶,他把我的建议看做是一次他的学校为培养教师而做出贡献的机会,他认为他的教师和学生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有关学校的情况,从而使我的研究取得成功。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他整理出一间中心办公室,附上一张日程表,并说服一些教师接纳我到他们的班级里,这可能是众多